

他.她.它

作者: 隋守

Powered by [紙言](#)

一、淚痕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FzZpbjZFWpk>

“妳叫張子玲，我叫張子銘
曾在某天妳發現我，如兄妹的最初”

他背着結他，在繁囂的都市中踱步。熙來攘往的人群中，他仿如逆流而上的游魚，踏著靈活步伐，從人叢的縫隙中穿梭。黃昏的街道，在絢麗的夕陽散發閃爍的餘輝下，照耀得閃閃生輝。他哼著小調，手上變化的是錯縱的和弦。街角的車站人頭湧湧，他眉頭一皺，緩步至列隊的後方。白色的雙層巴士駛至站側的瀝青路上停下。他跟著前方的乘客，緩緩的登上“轟隆”作響的鐵皮盒子。下層僅餘的空間都被擠得水洩不通，他無奈的嘆了口氣，便挽著手中那笨重的傢伙，拾級而上。到得上層，車子開始緩緩的開動，他環掃四周，卻見只有車尾的雙人外座騰空。他三兩步便走到座位跟前，繼而跌坐。“對不起！”他輕呼。可是鄰座的女生卻無動於衷。他別過頭來，正想襟聲的道歉，卻見她正持著新型的智能手機，低聲細語。他聳聳肩，從結他的外袋中掏出一紙樂譜，低頭細閱。“真的...沒可能嗎...”她嗚咽著說。他側目瞧了瞧她，爾後再次回到自己的世界中。“那...我...我該怎麼辦...你說過會愛我一生一世，會和我成家立室的...”她沙啞的聲線道出幾近絕望的言詞。電話的另一頭沙沙作響；她一臉頹然，耳邊的手機隨著鬆弛的手垂到腿旁。他放下手上的樂譜，細看鄰座的她：卻見淡棕色的髮絲之間，一雙烏亮的眼睛失神的張望；臉頰滑過的是兩行透亮的淚水；高挺的鼻樑此刻卻不規距的抽搐著；雪白的牙齒緊咬著紅潤的櫻唇...他望著身旁的她，心中暗想：又是一齣痴男怨女的鬧劇吧。他搖了搖頭，又再埋首於音階的世界。她那低聲的啜泣從耳畔傳來；他架起二郎腿，臉上掠過一陣的鄙夷。她彎下腰來，枕在雙臂上，嚎啕大哭；他驚惶失措的轉向她，輕拍她的肩膀。車上的人都回過頭；他更顯得措手不及。手忙腳亂之際，他從褲子的後袋裏掏出一張微皺的紙巾；正要回身遞給身旁的她，她卻一把抓住身旁的他，埋頭那瘦削的胸膛之中，輕扯著他的襯衣。他張開雙臂，束手無策，只好任由她躺在他的懷裏。車子走了又停，停了又走...終於到了尾站，上層的乘客魚貫而出；他和她卻仍舊坐在位置上，一動不動。“妳...還好嗎？”他問。她坐了起來，點了點頭。“妳住在這附近？”他問。她搖了搖頭。他輕嘆，沉默良久；他又道：“起來吧，我送妳回去。”茫然的她瞧了點頭，踏著飄浮的腳步走下樓梯。他挽著結他，牽著她的前臂，跟從她指示的方向而走。黃澄澄的燈光灑落地上，兩團參差不齊的影子卻相互依偎，在冷清的街道上尋找一絲依靠。兩人不發一語，仿如同路的陌生人一同踏上歸途。終於，她的右手抬了起來，指著前方那高聳的大廈。他捋了口氣，道：“是這裏吧！”她點頭。“那小心保重了！”他回首，踏上自己的去路。秋風卷動了地上的落葉，她盯著他那修長的背影，在飛舞的葉片中變小，最後消逝。她緊抱著挽在手中的袋子，回頭而去。然而，兩人卻並不知道，原來——

姻緣的紅線，已悄悄的在兩人之間輕輕繫上。

二、空位

<http://m.youtube.com/watch?v=dAuNqMe3Fjg>

建議搭配服用

夜深。

蘭桂坊街頭。

街上大抵都是成雙成對的情侶；或是大群喧鬧的少年；或是獨站街頭，拋眉弄眼的艷妝佳人.....繁華的街道喜氣洋溢，在這嚴冬中的季節仍充斥着陣陣暖意。隻影的人群中，只見一抹婀娜的情影正自漂零：淡棕的秀髮隨風飄動；身上的芳香在烏煙瘴氣的街道上，仿如脫俗的存在。遊離的目光在人群中飄忽不定，似是尋找那被隱去的細節。清秀的面容在一瞬間變得愁雲慘霧，那負面的情緒仿佛也感染了身旁的路人，皆盡止了談笑。她邁步，從人來人往的浪潮中筆直而過。她接二連三的被攔路障礙碰撞；可她卻對之渾然不覺，仿佛世上只剩下她，和眼前的目標。她在一明一滅的霓虹下停步。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舉起微抖的手，握着那銀得發亮的把手。

撲鼻而來的是香烟的味道，更多的是揮發掉的酒精。她稍微噙了一下，眯著眼睛，努力尋找腦海裏那熟悉不已的位置。終於，她找到那追尋已久的桌子；兩張成對的椅子，此刻相互對立，不如回憶般依偎着。她拉開靠窗的椅背，輕輕坐下。窗外的氛圍，窗內的繁囂，卻顯得她格格不入。她趴在了無溫度的桌面，試圖尋求那平撫內心空虛的憑據；可這冰冷的接觸卻絲毫喚不起她那懷惻的過去。“小姐，請問要些什麼？”

“波本...兩瓶。”她仍舊埋首於兩臂之中。“好的，請稍候。”服務員淺淺一笑，轉身而去。不消一會，兩瓶冒著點點水珠的深啡瓶子放在她的跟前。她旋開略鬆的瓶蓋，“咕啾”的灌下一口深棕的液體。久違的感覺刺激著她的腦部，苦澀的波本酒在口中殘留點點餘味。她並不喜歡這混亂的感覺；可只有如此渾沌的思緒，方能令她從殘酷的現實中抽身而去。她乾脆躺在一旁的椅子上，讓自己享受這痛苦的安詳。半夢半醒間，耳畔卻飄來斷續的歌聲；那低沉但略帶稚氣的嗓音，娓娓道來：

還記得當天旅館的門牌
還留住笑著離開的神態
當天整個城市 那樣輕快
沿路一起走半哩長街

烈酒能沖去她自己的愁緒；但回憶的畫面卻只有更加鮮明。他的臂彎，他的短髮；他的浪漫，他的無情...襲來的片段無情地撕裂她脆弱的心靈，也劃開她最後的防線。淚水滾滾而下，無聲的伴和着和弦的音階和唱者的聲線：

還記得街燈照出一臉黃
還燃亮那份微溫的便當
剪影的你輪廓 太好看
凝住眼淚才敢細看

他是如此的真實，如此的耀眼；無奈那個曾經的他，卻在那夜離她而去。一通電話，一席話；卻教她柔腸百轉，輾轉難耐。她想放聲大哭，好好的發洩；但充斥她內心的沒有半絲憎惡；只有那淡淡的懷念，追憶：

“忘掉天地 彷彿也想不起自己 仍未忘相約看漫天黃葉遠飛
就算會與你分離 淒絕的戲 要決心忘記 我便記不起
明日天地 只恐怕認不出自己 仍未忘跟你約定假如沒有死
就算你壯闊胸膛 不敵天氣 兩鬢斑白 都可認得你
是夢？是真？再也沒有關係；反正他已離開，就如對座的位置般，不留半點痕跡。她任由酒精支配，

一陣濃烈的睡意湧上心頭。她沉沉的進入夢鄉，又再搜索那熟悉的背影。

她記不起自己睡了多久，也記不起做過什麼；只有如針似刺的偏頭痛仍舊伴隨她。卻見眼前一個似是故人的身軀現於眼前：緊閉的雙目，隔著厚厚的鏡片仍散發疲倦的神色；悠長的呼吸支撐著瘦弱的身體，饒有節奏的起伏。身旁依著一把深黑的結他。她終於想起關於他的片段：那夜，那個瘦長的背影。正當她想要細看眼前的他，那安穩的鼻息卻被打亂。他睡眼惺忪的看著她，咧齒一笑，道：
“又見面了。”

二、空位(續)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ftfJRzW0MPo>

他坐在高腳的椅子上，抱着略闊的結他。煙霧瀰漫，眼前的景色變得模糊；他閉上眼睛，左輕按着弦線，右手勾撥的是一個又一個熟悉的和弦。他略彎着腰，把嘴唇靠近跟前的麥克峰。輕語道出的是歌詞，也是他的故事：

是有過幾個不錯對象 說起來並不寂寞孤單
可能我浪蕩 讓人家不安 才會 結果都陣亡

每當他哼起這旋律，心裏總不期然的給揪著：是自怨自憐？還是對現實的無奈？他不知道。令他動心的人接二連三的隨時光從指縫流逝，如今剩下的卻只有捉不緊的記憶，和傾聽他心聲的一把結他：

我沒有說謊 我何必說謊
愛一個人 沒愛到難道就會怎麼樣
別說我說謊
人生已經如此的艱難 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他沒有辦法抹去那些面孔，那些舊事；肩並肩聽著“不用麻煩了”；合上眼唱出“要我將心惜嗎”...千絲萬縷的片段，此時卻如湧泉般沖擊著他。與其看著這折磨的憶念，還不如回到那渾濁的現實。他張開眼睛，發現白煙縷縷早已飄逝；曲終，人散，台下的空桌也仿佛嘲弄着他的係虛。他輕輕一嘆，拾起身旁的袋子，收起手上的結他，也埋起了心中的點點幽愁。抬頭一看，卻見角落的椅子上還剩那抹孤影。他正自納悶，心腹卻傳來陣陣酸痛。他眉頭深鎖，顫抖不已的手從襯衣的口袋裏掏出一排銀錫的藥片。他一手打開錫紙的包裝，一手隨便從吧枱的後方拈來一支冰凍的琴酒。長繭的左手旋開瓶蓋，右手則把藥片拋進口中。冒著水珠的酒瓶只餘下那略甘的氣味；他隨手拉開前方的椅子，輕撫著肚腹，癱軟的倒在座椅上。酒精和藥物的反應仿如尖銳的針鋒刺痛他的頭部，他忍受著那習慣已久的痛楚，閉上眼睛，良久。一宿無語。

詭秘的藍燈在暗房中明滅；偌大的酒吧中卻只餘下一雙影子。他完全放鬆的觀感在剎那間被燈泡燃盡的聲響所刺激；朦朧的意識，卻仿佛感受到迎面而來的氣息。他緩緩的睜開眼睛，不疾不徐的打了個呵欠。仔細一看，卻生來比剛才更甚的訝異：淡棕的長髮，高挺的鼻樑，緊泯的嘴唇。他未至於把眼前這個怪異的女生忘掉。那雙略腫的明眸正目不轉睛的盯著他。與這萍水之交的女生四目交投，他多少有些不自在，有些害羞；但他仍保持一貫的輕鬆自在，咧開嘴巴，從齒縫間擠出一句：

“又見面了。”

他等待着，等待着她的回覆；但她卻如一尊不動如山的佛像，猶如不存在於這個時間的狹縫之間。這時連他也難掩那尷尬的神色，只能搔了搔後腦，一面無奈的樣子。兩人相對而坐，空氣也仿佛被時間所凍結。終於，她抬起頭來，打破已久的沉默：“謝謝你...那天陪我回家...”他又想起那天的窘境：散亂的長髮，聲嘶的嚎哭，胸前的淚水...

——也許我只是憐憫她的失意吧...

“別傻話。”他如是說。兩人又再墮進那沉默的漩渦之中。於是他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起自個兒的事；但得到的仍舊是那無盡的沉默。目光不定的他卻看見牆身的大鐘：五時二十分。“糟了！聊到不知時日了！要趕去上課喔！”“上...課？”“對啊！我還在唸大學哩！你呢？”“我也是...”細問之下，他和她唸的竟是同一所大學，但學系倒不相同。“你今天不用上課吧！”“嗯。”

“那...回頭見囉！”他揚了揚手，便踏着輕快的腳步，揚長而去。她卻突然拿起手袋，踩着高跟鞋，推門而去：微亮的天色散發着點點的生氣；遠處的天空泛著淡淡的魚肚白。她眯起雙眼，望向街心那背影，叫道：“怎麼稱呼你呢？”他沒有別過頭來，只餘下失望的她留在原地。她卻不知道：眼前的他，面上正流露那慚怙的笑容。

三、咖啡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_NRYIbYKDc0

她坐在悶得發慌的教室。牆上滴嗒作響的鐘有如巨木上的蝸牛一樣，艱辛的爬動着。她打了個大大的呵欠，仿佛對台上的講師申訴。那頭髮花白的老教授卻仍舊無動於衷，一把勁的喋喋不休。她本想回頭向身後的同學們說個笑話，但她還是打消了這念頭；只因她仍感受到背後的一道眼神：討厭卻又溫婉。她的心恨不得馬上飛奔出外，離開這令她不安的視線。大概兩星期前，她間中感到背後的目光；她原不介意，只當作是多疑的猜測。但近這星期，她卻不停受到這精神上的壓迫所困擾。打聽之下才發現那是同系的男同學，而且還得到一致的評價——花花公子。換作平日的她，早已把他給罵得狗血淋頭；無奈此時此刻，她卻沒此氣力，也沒此閒情。身旁的好友都為她而擔憂：畢竟如此長久的伴侶突然離座，任誰也接受不了。她們還在為此而煩惱着，卻不知道：今天的計劃，卻絲毫不得要領。

“下課！”老教授今天最令人期待的一句話響起，座位上的百米飛人如箭離弦般魚貫而出。她收拾完手頭的東西便徐步而去，只隨口的拋下一句“我今天有約”便推門外出。早冬的氣息撲鼻而來，她圍上頸巾，卻不見得有何幫助。忽然，一杯燙熱的咖啡憑空出現。她淺淺一笑，雙手捧著杯子，身體卻輕輕的傾在那略為柔弱的胸膛上。抬頭一看：那雙沒神的眼睛正看著她的一舉一動；微微顫動的微笑明顯的掩飾着那心裏的尷尬。儘管那不自然的動作在他倆看來生硬得很，但看在旁人眼內卻有如一雙情侶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親熱。她登時感到背上那股寒意登時煙消雲散；她心裏暗暗偷笑，不過面上還是充斥着那甜蜜的笑容。她不顧旁人的竊竊私語，一手拿着咖啡，一手拖起身後的他，小步跑的走到柵外的小徑。

“可以了吧！”

他急促的喝了一聲。她回過頭，看到身後的小徑空無一人，便鼓腮着臉，放開他的手掌。他馬上把手插回衣袋中，四處張望。兩人又再次重回那熟悉的沉默之中；紅葉的季節已悄然逝去，只留下幾片那存在的根據。她站着腳，想要從枯枝折下那片逝去的生命。她努力之際，後方卻伸來那修長的手臂；他輕輕拈來那滿載回憶的葉子，遞到她的跟前。她接過之際，卻靜靜的看著葉子；他吞吞吐吐的道：“那...沒什麼我先走了...還有，記得下星期的約啊。”她點了點頭，目送他的離開。他哼着的歌調，她略有所聞；其中的一段，好像是這樣唱的：

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 眼睛張開身邊竟是誰
感激車站裡 尚有月台能讓我們滿足到落淚
擁不擁也有會記住誰 快不快樂留在身體裡
愛若能夠永不失去 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尋伴侶

三、咖啡(續)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_NRYIbYKDc0

旭日高照。寒冷的空氣在暖和的陽光下稍被沖淡。他有如天上的黑鴉，獨坐在陰影的一角。他捧著兩杯燙手的咖啡，但他卻似乎絲毫不為所動；眼睛看著外頭的陽光，渴望振翅高飛。然而，那抹黑影卻有如無形的牢籠，將他囚禁在眼前的空間。他慢慢的把目光從遠處抽離，看著手上的兩個杯子。眼前的路人都不忘睨視著自己，但他依舊從容不逼的報以微笑。但當他再次望向手上的一抹白煙，心頭卻不期然的翻騰了一下。他啜了一口齋啡，滾燙和苦澀同時襲來；但相比那金黃的琴酒，他還是喜歡那種令他迷失的感覺。他放下手上的燙熱，掏出後褲袋裏的手機；指端熟練的從對話框中按鍵；只見目不轉睛的他，嘴角卻漸漸的上揚。

他聽著那優美的旋律，拖着疲憊的身軀，從酒吧的門前碎步而去。忽爾，手機卻傳來一道提示音。他懶洋洋的從後袋摸出輕巧的電話，看著那則訊息的來源：

“哈囉！還記得我嗎><”

——大概又是詐騙手法吧，他如是想。正當他準備收起手上的方塊時，另一則短訊又再傳來：

“我是那夜巴士上的女孩>< 還有印象嗎??”

——原來是她。怪不得那天有鄰系的同學來找我哩。“哈哈，原來是妳。”不消一會，提示音又再響起：

“上次真的多虧了你orz剛下班嗎??”

——上次...她還真敢說。“嗯。有點累。”要不是那次的窘境，我還不用走個半小時才回家呢...

“那好吧~~睡醒了要找我喔！有事要幫忙>___<”

——想不到還真健談。“好吧待會見。”關上對話框，他乘著首班的巴士，又再踏上那殊途同歸的去路。

抽身回來，他卻發現學院的門外早已空無一人。他屈起膝蓋，一陣酥麻卻從後腿傳來。他皺著眉，在那片黑影中來回踱步。此時此刻，他卻不明白自己何以身在此處：只知道她說起那個不得要領的男生，近日來有如夢魘般纏繞著她。她還說希望他能幫她一把；換作別人，他早已一口回絕，或是嬉皮笑臉的輕輕推卻。然而，當腦海中浮現著她的淚容，她的明眸；他就不加思索的答應了她的要求。他自己也說不上為何有此回應，反正就是那奇妙的感觸促使他的承諾。突然，眼前的兩頁木門被洶湧的人群推開；他回身踱步，走向那不該熟悉的世界。

“可以了吧！”

他急促的喝了一聲。她回過頭，看到身後的小徑空無一人，便鼓腮著臉，放開他的手掌。他馬上把手插回衣袋中，四處張望。兩人又再次重回那熟悉的沉默之中；紅葉的季節已悄然逝去，只留下幾片那存在的根據。她站著腳，想要從枯枝折下那片逝去的生命。她努力之際，後方卻伸來那修長的手臂；他輕輕拈來那滿載回憶的葉子，遞到她的跟前。她接過葉子，兩人的距離一下子拉近...看似稀疏平常的舉動，卻足以撼動他的心靈：那一舉手一投足；什至談吐，言辭，皆牽動起他回憶裏的故人...

——太相似了...

然而，正因為這種如此熟悉的感覺，卻讓他不想再和她並肩而行。

“那...沒什麼我先走了...還有，記得下星期的約啊。”他沒有回頭看她的表示，因他不想再和她繼續糾纏。他哼著那動聽的旋律，望著遠方的艷陽，絕塵而去。

“閉起雙眼你最掛念誰 眼睛張開身邊竟是誰
感激車站裡 尚有月台能讓我們滿足到落淚

擁不擁有也會記住誰 快不快樂留在身體裡
愛若能夠永不失去 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尋伴侶”

四、森林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yGm8H_yitck

<http://m.youtube.com/watch?v=dY4JTirxae8>

她安坐在那狹窄的座位中；身旁的女生正看著屏幕傻傻發笑。她搖了搖頭，又再聚焦於前方的舞台上：卻見台上的女生雙手緊握麥克風，銀鈴般的低聲細語，卻一字一句的道出一個淒美的故事：

沒有得你的允許 我都會愛下去

互相祝福心軟之際或者准我吻下去

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著我流淚

但漂亮笑下去 彷彿冬天飲雪水

她搖了搖頭，試圖避過那回憶的追捕；然而，當她越想逃避那不爭的事實，卻不能否定那些曾經的曾經：

其實我怕你的好感基於我修養

其實最怕你的私心窺准我體諒

無人問我寂寞盡頭何處去養傷

原來是我的心境高到變為偶像

她曾開懷的接納他那疲弱的身軀，也曾真誠的與他開心見誠；而那一次又一次的嘗試，卻只能換來一道又一道的傷痕。痛，卻沒恨；傷，卻沒嗔。她從一次又一次的死暗中疲憊而回，那好不容易才回收補的心靈卻建起了牢固的障屏。她學會藏起自己的心，不再受到那無形的利刃損害絲毫。儘管她因此而失去了許多結伴良緣的機會；但至少，至少她不再因此而受傷。此刻，眼前的女生卻活像從前的她；因此，她心中不免泛起點點漣漪，看見那曾經，曾經的自己。

後台的暗角。

純黑的貝斯。

他顫抖不已的手努力的摸出長條包裝；倚在貝斯的身體更顯傴僂。他拋下空裝的錫紙，乾涸的喉頭“嚼碌”的吞下藥片。腸腹的炙痛才剛稍退，口頭卻帶着那陣陣腥澀；他從另一側的口袋掏出橙黃的鐵盒，左手熟練的彈開密封的蓋子；接着，他挑出兩顆橙白相間的硬糖，放進口裏。刺激之感撲鼻而來；但總算辟去那討厭的苦澀。“噯，沒事吧！要準備了！”雄渾的聲線從外頭傳來。他撐著膝蓋，回應道：“我這就出來！”他拔起身子，頭也不回的揚長而去。

“以下有請下一隊參賽隊伍！”迴響的掌聲之間，他緩步踏上舞台的階梯。他背起長柄的貝斯，雙手隨意的搭在麥克風上方。吊鉞傳來律動的節奏；木結他的旋律從中透析。一把不為熟悉的沙啞聲音溫柔的拉開那黑暗的帷幕：

“靜靜凝視窗前

腦海的思緒像花 在冬季睡眠

天邊已泛彩霞

這一刻都市像畫 但始終一個歸家

轉眼間 太多的變化

人潮內聽這鬧市的笑話

瞬間所有悲傷 都只覺渺小

慢慢學會 世界若暫停 仍不再重要”

既生於斯，為何仍被過去束縛？有勇氣去築起這道高牆，何不為自己的脆弱而跨出自己訂定的框架？

“夜幕來襲森林
這朵花 不會盛開 但始終想再喧嘩
花與花 再不懂去愛嗎
活在大世界化做敵人 如此冷酷嗎”

究竟是他傷得太深，還是自己在故步自封？她不知道；但至少，她好像已看見了盛開的理由了。

“其實 命運就像大廈
如都市幻化 凌亂如燈火中的密碼
露台 看看世界吧
這個天下 用盡方法建立這一個家
每朵 高高低低的花
為都市腐化 零落時找到它的代價
但仍有過美態吧 不怕倒下
天邊的一顆碎花
為誰而腐化”

熟悉的聲線，熟悉的身影。然而那卻再不是那抹黑暗的影子；他是如此璀璨奪目，有如從黑夜中劃破天際的一點花火，努力的燃燒着。她不由得對他產生點點改變，同時也盡情的享受這輝煌的時刻。在那響遍全場の間奏之中，他卻呢喃着那段話，那段沉澱已久的話：

“在這荒蕪的冷漠森林中，我們有如一朵又一朵努力求存的花；我們也許為不同的事而折腰：對未來的恐懼，對刻下的惋惜，還有對逝去的懷念。然而，在凋零，飄落之際，我亦希望能活得精彩，活得豐盛。也許，我不能開出最美麗的花蕊；但最少，我希望能笑著離坐，不帶半點遺憾。在這寸草不生之地，送給大家：森林。”

五、病床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rM_fOsa5emM

“嘟嘟...嘟嘟...”冰冷的儀器在鴉雀無聲的房間裏獨自響動；他敵不過那煩擾的聲音，輕輕睜開了雙眼。雪白的天花一塵不染；房內不透一絲的陽光，了無生氣的房間裏令他不分晝夜。他別過頭去，望着身旁的儀器：律動的數字，漆黑的屏幕，錯綜的喉管...他對這個房間熟悉不已，然而今天卻有點點異於常態：跟前的茶几上，一朵盛開的向日葵逐漸凋零；他舉起滿佈針孔的右手，回身抽起那朵乾涸已久的花兒。手指才剛拈來那幼細的枝葉，指頭卻不斷的傳來陣陣蘇麻；如觸電般的手鬆開指掌，向日葵卻就此掉落地上。花瓣裂成無數的小塊，在雪白的地板點亮了閃閃星光。他輕輕一嘆，打消了拾起那屍骸的念頭。他又再別過頭來，合上眼皮，在這不寧靜的環境中再次沉睡。

灰濛的天色，沒有半點光彩；她看着屏幕上的號碼。已經多久了？兩天？三天？她不知道。他仿如晨露，從她的生命裏揮發，消散。他沒帶半點遺憾，從她的生命裏抹殺掉所有的存在。她看著一個又一個的簡訊，她期盼的可能又再次落空。她失望的關掉屏幕，收起手上的電話。望着那了無生氣的天空，她隱去那失望的神情，在繁忙的假日街頭漫無目的走着。忽然，口袋裏傳來悠長的振動；她騰空的右手從袋中拿出那仍在吵鬧的小傢伙。定睛一看，卻發現是那期待已久的號碼。她沒有半點猶豫，按下鍵盤上“接聽”的按鈕。

“喂。”

他拖着疲憊的身軀，在綠林小徑中緩緩走着。從小徑轉到白色的鐵柵，他禮貌地向亭子裏的守衛打了招呼，推開沉重的欄柵。他依在高聳的牆壁，等着那到來的公車。手上的電話傳來短促卻無斷的提示音；他眉頭一皺，打開上方的提示。他赫然發現，短訊都來自那熟悉的號碼。細閱之下，卻不能為他帶來半點喜悅：從字裏行間，他看到了她的關懷，也隱約感受到了她的心意。他曾渴望受到別人關懷，也希望被人所愛；但他知道，他不能為自己，為別人帶來幸福。他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與眾不同；猶其近半年的情況，更容不下他的樂觀。他仍舊掛著一貫的笑容，踏着相同的步伐，過著同樣的生活。儘管他口上能說着要活得豐盛；但面對死神的鎌刃，再堅強的人也難以揮去恐懼。在平等的死亡跟前，他感受到流逝的生命，也仿佛看見自己的末路。正因如此，他沒有勇氣再賭上別人的心意。——我可不能只為一己的私欲而毀掉別人一生呀...

天邊依舊陰暗，他望向暗啞無光的雲霄，卻忽然看見那個想念已久的背影。他舉起無力的手，嘗試捉緊那抹身姿；然而，手指觸及之處卻煙消雲散。他徐徐放下右手，心意已決；他撥打出給她的最後一通電話，昂然邁步。他安寧的心中，卻不期然的響起一闕旋律：

天空它像什麼
愛情就像什麼
幾朵雲在陰天忘了該往哪兒走

思念和寂寞
被吹進了左耳
也許我記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時候
那種秘密的快樂

聽陰天說什麼
在昏暗中的我
想對著天講 說無論如何

陰天快樂

叫陰天別鬧了
想念你都那麼久那麼久了
我一抬頭 就看見你
那個酒窩

“喂。”

“對不起...我想，是時候要說清楚了。”

六、片段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ZubZE27nWU8>

“喂。”

“對不起...我想，是時候要說清楚了。”

他嘶啞的聲線如是說。近三天沒有說話，他失卻了那動聽的嗓音；乾涸的痛楚來襲，陣陣刺痛從他的喉嚨裡傳來。他忽然想起：原來自己也聽過如是的一通電話；只是，那時聽到這句話的人，是他。襲來的除了記憶；更多的，是旋律。

和你也許不會再通宵

坐到咖啡酸了 喝也喝不掉

從前為你捨得無聊 寧願休息不要

談論連場大雨你窗台漏水 不得了

從來未愛你 綿綿

可惜我愛懷念 尤其是代我傷心的唱片

從來未愛你 但永遠為任何人奉獻

從來沒細心數清楚 一個夏雨天

一次愉快的睡眠 斷多少髮線

第一次的相遇，沒有那令人咋舌的偶然，也沒有那浪漫的一見鐘情。他和她在中學的時候同屬一個樂團——僅此而已。他沒有特殊的感情，只當如是平凡不過的一個朋友，一個路人。充期量也不過是鄰座的同伴。他一直以為自己早已根絕那點點渴望愛上別人的感情，也以為他不會為任何陌路人而傾心。可當時間隨之流逝，他卻赫然發現，自己是如此虛偽，如此軟弱。每星期的練習枯燥而乏味；而唯獨這段短短的三兩小時，他才能和她打破那厚實的隔膜。他喜歡和她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起自己的蠢事：只有這樣，才能看見那如花的笑靨。儘管他知道眼前的人明花有主，但他仍甘願逗她格格大笑，然後目送她和那高大，瘦削的男生離去。他以為這樣的宿命會不停的輪迴，直至他失去作為自己的存在。可是，事情卻在他苦澀的笑容下發生蛻變——她分手了。他曾想過這樣的事會發生，然後他就能名正言順的和她長相廝守；然而，當日夜期盼的夢化為真實時，他卻沒半絲喜悅。猶其是那故作淡然的面容，更教他心疼。他本來的每一步計劃，此刻都已一筆勾銷。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笑話。他知道，她此刻需要的並非作為戀人的他，而是作為朋友的自己。他認清自己的身份，爾後把那份濃厚的感情，點滴的藏於心中的角落裏。

——直到那天，直到她需要那個我的那一天...

十六歲的生日是特別的：代表你已半步跨進成人的門檻，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更重要的是，她相伴在旁。他戀慕她，是大眾的秘密；而在他的好友相伴下，他看見她坐在那圓桌的一頭。錯愕、喜悅...難以形容的是陳雜的感覺。她從身旁抽出一紙袋子，遞前；他接過來，指頭從她的手背上輕輕掠過。打開一看，卻見是個黑色的銀包，白色的間條伴在其側。他無語，爾後輕道：“謝謝你們。”正當他仍沐浴在那片喜悅之際，他心中卻突然冒出那點點念頭：

——也許，是時候了...

可那無奈的現實告知他殘酷的真相：她的那通電話，敲碎了期待已久的想法。

“對不起...我想，是時候要說清楚了。”

“今天的事，就只是我，和你的好友，一起對你的點點心意。”

“對不起。”

他的回憶裏，只遺下這最後的畫面：只因手上的瓷鍋從手中偷偷跑掉，跌坐地上。無聲的淚從臉旁滑下；他也和地上的瓷鍋一樣，軟癱的倒在地上。屋外的夕陽也仿佛不忍看見如斯的號啕大哭，漸漸沉下，消失於地平線。

——結果，我還是要擔當這傷人的角色嗎...

——還是，我依舊想念那逝將已去的背影呢...

“我...仍未忘記她...”

“對不起...你的心意，恕我不能領情。”

話筒再沒有任何聲音；那熟悉的啜泣，也沒有如願的響起。他靜候着，靜候着...直到電話的裏頭，響起那堅決的回應：

“那好吧。就讓我改變，直到我能使你忘記她，然後愛上我。”

七、盛開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GHXr4bBxHCo>

他提着麥克風，唱着一首又一首熟悉不已的歌詞。昏黃的燈光下，他的面容仿如徹夜未眠的厲鬼，疲憊不堪的眼神環視着這密封的房間。鮮紅的沙發上仍傳來淡淡的烟草味道。他放下手上的麥克風，微頭一皺，望向對座的那抹身影：赤裸着的雙腳此刻踏在沙發上蹲坐着；黑漆的短裙和雪白的足腿相互映照。秀髮下的眼神流露的是喜悅、賞惜——還有愛慕。如此不真實的情影，卻不斷的在他跟前掠過。他閉目，爾後尋找那永不磨滅的往事。

他躺在熟悉的床上。睡意如浪濤般捲雲而來，然而虛弱的他卻沒有半絲入眠的情緒；陽光如水銀瀉地般侵入那粉飾的地板。他埋首在綿軟的枕頭中；腦海裏浮現的是那最後的一句話...

——那好吧。就讓我改變，直到我能使你忘記她，然後愛上我...

想及至此，他不禁把頭埋得更深；反覆在腦海中周旋的話；堅決的聲線...他沒有勇氣再愛上別人，除了從前的她，還有自己的狀況：身體實再容不下如此的樂觀...

瞄了一眼牆上的時鐘：約定之時即將臨至；他輕輕嘆息，披上大襖，步向那冷徹入骨的街心。

她坐立不安的待在餐廳的一角；熙來攘往的人在她跟前掠過，再次看出那不屬塵世的憔悴面容。她清楚自己下注的是如此巨額的賭博；再次受傷的傷痕，和面對逝去的痛楚。她當然明白那顯而易見的暗示；她也曾目睹他的痛苦。但從過去的心碎，而後的治療，她卻忽然明白到：要獲得幸福，先要付出同等的心意。害怕踩上鋼絲的人，則如何也無法抵達幸福的彼岸。愛，就如雙面的利刃：把握得宜，就可揮灑自如；缺失控制，亦能招至滅亡...

“等很久嗎？”他微喘道。她搖了搖頭：“有點肚餓倒是了。”嗯。我去買吧。”行雲流水般的動作不帶半點猶豫。頃刻，他略為漂浮的腳步在人群中穿梭；手上的餐盤卻如履平地。他靜靜的坐下，靜靜的起筷...一切有如理所當然的事一般，他卻沒有半點停下來的意味。她心死了：只因眼前的人，是個如此軟弱的人。

——懦夫，連幸福都怕。

所以，她不想再和他共進這最後的午餐。她拾起身旁的手袋，有如那天教室裏的語氣，只隨意拋下一句“我走了”便揚長而去。他彎膝，配合她那急促的步伐，拾級而下。她一手捂在眼上，試圖再築成那保護她的圍牆。冰冷的手心卻傳來一陣陣和暖的意識；她回眸，和他四目相投：她知道，原來他早已和她押下了同樣的賭注了。

“別再離開我，好嗎？”

睜開雙眼，卻發現對座的隻影不在眼前。耳畔傳來的是陌生的旋律：

陽光下的泡沫 是彩色的
就像被騙的我 是幸福的
追究什麼對錯 你的謊言 基於你還愛我

“妳點的嗎？”他別過頭問；眼前的她卻已湊在他的臉旁。他不自覺的靠得更近，更近：

美麗的泡沫 雖然一剎花火
你所有承諾 雖然都太脆弱
但愛像泡沫 如果能夠看破 有什麼難過

是遺憾的終章？還是幸福的序曲？他不知道。騰空的右手輕撫她的秀髮；左手不自覺的摟緊她的纖腰。他已感受到她的鼻息：急促而紊亂：

再美的花朵 盛開過就凋落
再亮眼的星 一閃過就墜落
愛本是泡沫 如果能夠看破 有什麼難過

他吻下去。溫熱的感覺首次來襲，他卻沒有半絲的生硬，左手反而把她摟得更緊。昏暗的燈光，悅耳的旋律；他闔上了眼，靜享這二人的時光。

八、心雨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UppBiK8xpeg>

午夜。

星空。

孤影。

她坐在屋外的長櫬上，看着鬧市中難得一見的遍野繁星；曲折的雙腿傳來陣陣刺痛。她環抱着膝蓋的雙手輕撫受傷的足踝；腫脹的紫黑傳來的痛卻份外鮮明。她幾近要奪眶而出的淚在眼簾中靜止着：她不可以哭，因為他會發現。她不該打擾他的時間，因她知道，這是他的時間，是他的空間。可心裏的軟弱勝過了強裝的堅強；她徐徐拾起身旁的電話，手指在那串熟悉的號碼上掠過；她卻遲遲沒有按下撥打的鍵，任由這串號碼在雪白的屏幕上閃爍。她終於打消了這個念頭，改以短訊——慢，卻不痛。話框旁的剔號仍留在一個的狀態；她的心卻漸漸的安定下來——至少，不是故意不回覆啊...

她放下手機，又再埋首於雙膝的一片黑暗。

凌晨。

燈管。

烘鬧。

他瑟縮在床邊的一角，輕罩着半張略薄的輕紗。刺眼的燈火沒有半點喚醒他的意念。疲倦的身軀隨着悠長的呼吸而起伏不定。忽爾，腰側、肩膀和小腿傳來陣陣的壓力。他眉頭一皺，渾沌的思維不加思索的向身旁翻側，卻只惹來陣陣嬌嗔的訕笑。鼻息傳來的是陣陣髮香；他心頭盪漾；原來起床的念頭也一拼打消。脊背被長長的髮絲搔癢得難耐；儘管眼前是一片黑暗，但那鮮明的畫面卻早在他的腦海裏印下那清晰的畫面。良久，那仿如無形的壓力逐一從他的身上消逝；他乾脆就這般躺在那兒，昏昏入睡。耳旁的電話卻忽然響起那熟悉的提示音；他睡眼惺忪的打開那串對話框：卻見那密麻的字海中傳來了新的簡訊：他則仿如着魔一般，如箭的衝向門外：卻見那早春的雨水間，只餘下那空虛的長櫬。

五更天。

失眠夜。

他仍舊無法揮去那短訊給他的罪惡感；畢竟那時的他漠視了她的心，她的需要。他躡手躡腳的爬過床邊的同伴，輕輕推開那頁重虛掩的門。昏黃的路燈從遠處照耀着門前的空地；他光着腳，踩在略濕的石級上。皎潔的月，昏暗的燈，漆黑的影一如夢之間，眼前卻仿如出現了那抹略拐的身影。他顧不得腳上的陣痛，徑自跑向那熟稔的孤身；湖水碧波盪漾，閃爍的波紋裏透露了點點的雜亂：她輕倚在欄前，看着跟前的波瀾。他放緩腳步，慢慢的踱到她的後方；手指搭上了她的膊上，輕輕一扳：卻見她緊泯的唇正自顫抖，雙手狠狠的抓緊他胸前的衛衣。她又再埋首於他的胸膛之中。昔日的尷尬如今被萬分的愧疚取替；他輕道：

“抱歉，來遲了。”

她的淚如傾瀉的瀑布般一舉而下。他輕撫着她的髮絲，一手輕拍她的腰背以示安慰。晨曦的第一道曙光從雲層間穿梭而出，把漫天的漆黑連同他心裏的猶豫一並掃去。取而代之的，仍舊是旋律，還有那罡然不動的決心：

不管身邊多改變 只顧這日誓言

一聲不發在你身邊

不許你註定一人 永遠共你去抱緊
一生中百樣可能 愛上你是種緣份
簡單的一吻 手心的抖震
示意我再不必孤單寄生
只想會有日可能 與你共姓的身份
要回望這生 也有你陪襯
不作陌生人 只做你情人 不枉此生

九、禮物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OeomzeIlgMQ>

晚冬的寒風吹拂着街心，飄揚的是朽木下的片片碎葉。路旁長出的是那青翠的幼苗；一襲漆黑的陰影卻蓋過那片早春的生氣。那將要踏下的腳步卻靈巧的掠在一旁；軸心的力量卻把那曲捲而散亂的頭髮揮到一旁。他彎腰，看着那株剛逃離一死的綠葉微笑。他保護了這脆弱的生命——同是弱者，教他更生憐惜。他踏着小跑的步伐，從純白欄杆外昂然邁步。再冰冷的鐵，再刻骨的痛，也不敵這熾熱的心，只因此時的他知道：
——我，不再孤單。

甫步進連鎖購物城，一陣溫馨的甜膩卻撲鼻而來；粉飾的佈置，成雙的戀人，洋溢的喜悅...從前的事不關己，卻煥然成今天的置身其中。他緩下腳上的步履，踮起腳尖，在茫茫人海中尋覓着。渴望的人卻未在眼前的汪洋中出現；他略皺眉頭，然後伸手探向後袋。突然，眼前的景色只餘下一片漆黑；他卻未見半點驚慌，反而扳過手腕；厚實的指頭甫碰到柔軟的質感即向前一抓。靈活的指頭在那腰身上來回搔癢；身後卻傳來一陣格格的笑聲。他索性翻過另一邊的手腕，探向另一邊的腰側；眼前卻突然重獲光明，雙腕卻傳來陣陣抗衡的力量。他大可劃下半個亂環的短勁輕鬆掙脫；但他卻任由這纖細的指掌緊握自己。別過頸項，期待已久的臉龐正自訕笑着。腰間的手早已離開了原處，正自然而然的牽著那纖弱的手。紅漲的臉，和那襲白紗相映生輝。他不自禁的吻在她的耳背，卻赫然發現耳珠的裝修正自閃爍。“剛釘的？”她點了點頭，眼神仿佛在期待他的讚許。他卻皺着眉輕道：“又弄疼自己了。”她啐了一聲，便道：“快點吧，我餓了。”

燈黃的燈光，交錯的人流，此起彼落的食客...沒有那抹魅藍的寧靜，卻多了一份失卻的溫度。他一時夾起碗裏的餛飩咬了一口，一時扒了大口的白飯。她嘲弄道：“趕着去哪？和我吃頓飯也要這麼急吶？”他卻吸了一口冰凍的汽水，咧嘴道：“我要好好看着你吃的模樣啊。”一陣紅暈閃過，她捧起飯碗，頭卻埋得更深。他乾笑，格起二郎腿，繼續喝着那杯冒水的飲料。

——真可愛...

在她放下手中碗時，他正想拍膝而去；畢竟現在的體力還沒從躺臥中回復，濃濃的睡意早已侵蝕着他的精神。對座的她卻徑自從包包裏掏出精緻的包裝，遞了過來。他接過了那方包裝，小指勾開了上方的封條：是個古銅的吊飾，長長的鐵枝被扭弄成相扣的心，奩華的花紋，還有他和她的名字。他抬頭，還待說出自己的獨白，她卻遞過了另一個相同式樣的銀牌；他又接過來，卻發現上方連着一條幼如蠅頭的鏈子。他打開了上方的活扣，繞到對座的後方，輕輕扣上那鬆開扣子也。是幸福的鏈結，還是束縛的枷鎖？他不知道。也許，耳畔的樂章已為他解答早有定律的答案：

走一步又一步
我才發現繞了個圈
走了好幾年
又回到原點

你送的禮物 會不會太特別
毫不避諱 那不安的傳言
但漸行漸遠 習慣到沒感覺
難道你早想要我走遠

你送的禮物 在此刻好體貼
陪我回憶 把過往走一遍

穿了這些年 難免會有污點
就像每段愛 總會有終點

十、暗房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474vjXsG5mM>

窗簾在昏暗的燈光中搖晃着；縫隙中漏進了一絲的陽光，卻沒有照亮了半點房內的黑暗。桌上的筆記本猶自打開；還未蓋上的筆任意的被擱在一旁。吱吱作響的椅子仿佛在申訴那過分的重量；她靠在後方的椅背，依附那瘦削的胸膛。自後背而來的唇，吻着那香汗淋漓的頸項；她嬌嫩的身軀卻顫抖得更為劇烈。他也仿佛配合着那過量的反應，環抱的那雙手不期然的勒得更緊。紅潤的唇吹氣若蘭，溫熱而溼潤的暖流向他的耳背襲來；傳來的陣陣酥麻卻教他更為心癢難耐。頸上的唇印還未乾透，他卻移向更下的鎖骨；她再禁不住那刺激的質感，嚙吒的聲線在房間內迴盪。他卻再次被那起伏如潮的浪潮所侵擾思緒；運動的臂彎纏在那雙白滑的膝蓋上，一下子抱起了她的纖體。她不知所措的瞧着他，十指不期然的抓緊那如稜的肩膀。卻見他轉身踏足，輕柔的把她放在偌大的床鋪上。他彎膝，跪坐在她的腰身；她輕咬着指頭，頭別過一側；臉上陣陣紅暈如潮般漲現。他輕撫她那滿載暖意的臉龐，蛟龍般的舌尖在嘴唇中交鋒；透明的細絲在空中連結着。他的腳跟輕碰門的把手，遺留那半絲的光明於門外的風光之中。

他從昏睡的甜蜜裏回過神來：熟悉的黑暗從眼前的景色中矇矓交替。他躡手躡腳的從床前的枕頭爬起，赤裸的腰肩傳來陣陣的涼意。他輕輕拉起薄被的一角，籠罩着平坦的肩膊。他遠飄的思緒逐漸回過神來：床邊的玉肩正饒有律動的起伏，輕微的鼻息正自吸呼。他順着耳背上的紋理，輕撫著她的髮絲；眼中洋溢的是憐愛的神情，粗糙的手卻出期的輕柔，在她的臉頰上輕輕滑過，卻不留半點痕跡。微笑的臉龐卻一下子僵硬起來；騰空的手抖震的撫着那注目的疤痕。額上的皺紋濃密的覆摺，滴落的是異於常態的汗水。他別過頭來，右足輕盈的點在地板上；然而那膝蓋的關節卻有如灌鉛一般，提不起勁。他狼狽的跌倒在冰冷的麻石上；抽搐的胸膛正自不停的起伏。依傍着牆壁的手肘好不容易才抓緊那突起的邊旁；雪白的牆身帶著五條燦爛的血痕。他一拐一拐的步向暗房的門；可腳上的步伐卻儘量的踏着如貓般的輕盈。手腕在門外的茶几上翻弄各式藥物；他卻一口吞下三顆相異的膠囊。他有如斷線的木偶般倒在沙發上；他希望門內的她就此安睡：只因他不想她再為此而擔心，苦惱；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她目睹他的脆弱。矇矓之間，耳畔卻傳來哀怨的結他電音，還有沙啞的聲線：

不要著燈 能否先跟我 摸黑吻一吻
如果我 露出了真身 可會被抱緊
驚破壞氣氛 誰都不知我 心底有多暗
如本性 是這麼低等 怎跟你相襯

情人如若很好奇
要有被我嚇怕的準備
試問誰可 潔白無比

如何承受這好奇 答案大概似剃刀鋒利
願赤裸相對時 能夠不傷你

十一、重逢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sjyMo1oAspo>_____

_____她坐在教室裏的後頭，仍舊重覆着那枯燥的生活。筆記本上的手卻非記錄那課堂裏的話語，而是不停的打着一個又一個的亂環。視線遺留在下方的一抹烏絲，和另一把微棕的秀髮上：他正安坐前方的人群中，和身旁的倩影一唱一和。那格格笑聲雖不至驚動四周的人群，卻足以惹得她心煩意亂。那抹曾經的身影，如今卻又浮現於人前——至少那曾經的惡夢，多少正因此而生。雖說他如今已歸心如斯，但他的內心卻仍未從之而完全擺脫——這是她和他之間的禁忌。可她卻不能從陰霾中逃出：只因眼前的故人，竟是她孩提的玩伴。她倆的重遇，其訝異竟遠超他的驚喜。她在後頭獨個兒呆坐之際，卻不斷的制止自己起烘的情緒，只因他早已明言：他倆的關係，不能現於人前。她固然對此並無反對；流言蜚語，有時候能敵過固若金湯的感情；但如今，她卻對之有所動搖...
——難道，他早已洞知她的來臨...

她搖搖頭，嘗試拋下這嫉妒的思緒；可笑聲卻陣陣飄來。她埋首於雙臂中，逃離這傷人的情境。

如刃的尖銳劃過他的前腹；鬆弛的皮膚底下仿如藏著無底的液體。他輕捧着微隆的下腹，蹣跚的走向茶几上的手機。地上散落着林總的包裝；可他意識到的痛楚卻絲毫不退。

“開始有抗藥性了吧...”他心想。昔日輕盈的步伐卻如拖着千鈞重擔般絲毫不動；他輕壓下腹，鮮紅的艷彩如潮般浮現在白皙的表皮上。他聽見電話傳來的陣陣呼叫；可身體卻只能倒在牆角，無能為力。

——趕不及了...

他從散落遍地的急救包中抽來一支針筒；抖震的手卻三番幾次的掉落那透明的包裝。他咬牙，一手捻起包裝，脣齒卻咬緊另一端。上下一撕，泛光的針筒啞啞墜地。兩指夾起透明的筒身，騰餘的三指拮着濕透的棉花，在肚皮上輕輕一劃；食、中二指一翻，指掌緊握筒身，眼角略略一瞄，右手用力往肚腹一送。金屬的觸感如此的陌生；半截針尖沒入。他屏着氣，左手使勁拔出緊貼的活塞；深紅混和着紫黑，充斥了透明

。擠成一團的面孔難耐如斯痛楚，怒吼着不明的嘶叫。才盛滿的針劑被用力拔離皮膚；另一手卻從針孔中重疊而入，其準確和意志令人為之咋舌。直至脹鼓的肚皮再度凹陷，他方始拔出今晚的第三枝瘀血。他如泄氣的皮球軟癱的倒在地上，面容卻如厲鬼般兇狠。針孔上的血逐漸從肚臍旁緩緩冒出

。嘴角卻不其然的掀起，可怖的笑聲在空無一人的室內迴盪。他真挺的中指搖指上方的天花，狂傲的道：

“如果要這樣死去的話，好的，那就死吧！”

十二、裂縫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z9zMcvn_xkI

閃爍的屏幕。

笨拙的雙手。

深刻的眼眶。

他緊閉酸澀的雙眼，放下手上的玩意。尾指輕劃屏幕上的提示，一則十三分鐘前的短訊彈出視窗。

“怎還沒睡><”

乾涸的唇咧開，露出血紅的牙齦。他飛快的在筆劃間掠過，迅速按下送出的字樣。

“嗯，失眠。明天是你的日子，早點睡吧。”

這是第幾個圓潤的謊話？他忘記了。大概累積起來，十個指頭也數不清。儘管臉上能裝作不以為然，可心裏難免泛起點點的內疚。可他沒為此而感到後悔：

——至少，能退去她一點憂慮...

他翻轉那閃動的屏幕，又再拾起那手指般粗幼的小東西，把玩在手：密麻而斑斕的絲線錯綜成鮮明的構圖；深藍的衣裝，翠綠的面容，靈動的三隻明目...家喻戶曉的卡通人物，呈現於眼前。末端的連結卻依然鬆脫；食、拇二指輕盈的捻起如絲般幼細的針鋒，在散開的線頭中勾起那細碎的一角。來回打圈的絲慢慢的網成一團；右手連着尖鋒向後一拉，卻不慎在在手的指頭劃過一條腓紅的血印。他馬上拋下手上的繩結，唯恐沾污那未成的製品。昏黃的燈泡下，卻見那長滿厚繭的指頭上早已深淺不一；仍未乾透的血痂又再滲透點點鮮紅。他隨手拔起紙盒內的一方薄紗，在指尖上來回拭抹，直至血液又再次凝固。他隨即放下手上的紙巾，又再投入那不為熟悉的世界之中。

她站在台上，努力的發表己的演說。身後的幻燈片隨着內容而變化；投影機的耀輝照亮了她那雪白的面容，卻沒有照亮她的內心；只因一排又排的座位之間，她看見了最不堪入目的場景：她最重視的人，卻正在和身旁的女生聊得起勁，幾近無視了她的存在。她不忿的心情油然而生；但理智制止了她的衝動，只因眼前的群眾正投以期許的眼神。她勉力的望着眼前的人海，擠出半絲的笑容。終於，她疲憊的倒在座椅上。教授緩步上略高的講台，沙啞的聲線宣告期終滙報的完結。魚貫的人群正要離開，教授卻不慌不忙的道：“麻煩各位留下。還有一位同學有事務等待同學們見證。”話畢，他又拾級而下。一片哄鬧之間，隻影卻在座位中逕自立起；她回頭一看，卻不見眾目之的。再次回頭，卻見跟前的人單膝跪坐，長指圍繞着她的腕掌；兩端打成的活結纏緊她的右腕。錯愕的她看着那招牌的笑容，一臉茫然；在四周那起烘的聲浪間，耳畔傳來的是那陣輕弱而溫婉的嗓音：

“Happy birthday, my dear.”

贈你一吻或許容易 唯獨你是那麼特殊
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幾多次 艱苦也要為你堅持
沒有給你什麼奇遇 還是慶幸有種自然
無論未來日子 翻起幾多風雨 緊握這個愛字
貧富生死也好 亦是極其願意

只知道是時候拿著鮮花 將心愛預留在盟誓之下
共你漫遊在天邊 看著低窪
想起我倆在某天白頭 無窮犧牲也不怕

十三、斷點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wsRYb8M-GNw>

——黑夜中的屏幕，仿如天邊的繁星，在一片烏墨中閃耀着無比的光輝；白如雲彩的臉上印着深刻的眼袋，和那雙無神的眸子。厚甸的鏡片折射了那抹亮光，在這寂靜的星夜裏更顯那隻影的孤寂。他踏在石級的末端，跳脫的步伐如舞動般拾級而上。靜止的屏幕有如冰封於深海一樣，只透出那不變的光線。偶爾的一盞街燈，映照了那抹長得過分的黑影，伴隨他的腳步結伴同行。話框裏全是淡淡的翠綠，沒有半點回音；桌布的她正瞧著畫面外的他；他不禁苦笑：

——我在幹什麼呢...

自那轟動的下午，已經兩天沒有半點她的音訊；只有他自個兒的憂心和顧慮——就如從前的她，因為他的了無音訊而茶飯不思；如今的他，忐忑不安的心情正在心中靜靜掀起革命。他笑着，搖了搖頭；關上了光芒的來源，他的眼睛仍未習慣那八方的黑暗。眼前的她仍未從中消逝，心中卻冒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也許太過火了吧...

腳尖忽然踏空，失卻的重心令他向前仆倒；曲起的膝蓋及時伸展，才不至於躺在這熟悉不已的梯級之上。他又再搖了搖頭，左手輕拍腦後，精神卻依舊渾沌；他拖着那抹揮之不去的黑暗，在這個孤獨的城市中繼續前行。

又一所繁華鬧市裏的餐廳，她安靜的坐在角落，依在牆壁上。她沒有絲毫情緒，看着外頭的他：日漸消瘦的體格令他失卻了從前的生氣；肚腹卻反其常道的微微隆起。她知道這並非出於自然；可她卻從不敢過問：至少，她沒忘記那次暗房之中，他幾近把她給摔下床的經歷。那血絲滿佈的瞳孔，和平日那個嬉皮笑臉的他並不相襯。看着手上的帶子，她卻不期然的萌生奇怪的想法：

——怎麼他突然願意公然的承認我們的關係啦...

她從不懷疑他的丹心，也不願懷疑；可自從那故人的歸來，他卻一反常態的待她好得過分。她當然受寵若驚；但那愉快的過後，隨之的是冷澈入骨的不安；她不願再經歷那不快的回憶。那座高聳的城牆，又再悄然架起...

“喂，是妳呀！嗯，怎那麼巧！那我在這等妳嘍！”她甫放下電話，對座的他正好放下手中的碗筷；嘴角仍黏着點點飯粒，含糊的道：“那是誰？”她微笑的道：“是她呀！你那舊同學；她正好在附近，我便邀她來聚聚舊嘛。你不介意吧？”卻見他眼神忽爾化成地獄的使者，異常凌厲；一瞬，他又回復現實的平靜。他拾起手邊的紙杯，輕啜一口冷冰的汽水；爾後仍然濕潤的唇輕吻她的前額，輕婉的道：“那你和她慢慢聊吧。我先走了。”沒待她的挽留，他早已沒入人海，不留半點痕跡。

靜靜地陪你走了好遠好遠
連眼睛紅了都沒有發現
聽著你說你現在的改變
看著我依然最愛你的笑臉
這條舊路依然沒有改變
以往的每次路過都是晴天
想起我們有過的從前
淚水就一點一點開始蔓延

我吻過你的臉 你雙手曾在我的雙肩
感覺有那麼甜 我那麼依戀

每當我閉上眼 我總是可以看見
失信的諾言全部都會實現
我吻過你的臉 你已經不在我的身邊
我還是祝福你過得好一點
斷開的感情線 我不要再做斷點
只想在睡前 再聽見你的 蜜語甜言

十四、錯開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8Q9SVzhwjus>

昏暗的燈光，寂寥的人影。他靠在高背的椅子，稍作歇息；上方的燈泡忽爾熄滅，仿如舞蝶撲火般，稍瞬即逝。他把手擱在額前，悠長的鼻息猶如安睡的嬰兒般平穩；可心裏的情緒卻如狂濤般洶湧，如猛獸般放肆。午後的情景又再飛逝；他一再懷疑自己的決定：

——我到底在怕個屁啊...

那時錯開的情緒，沒有半絲喜悅，有的只是失惜，恐懼。他曾許下的承諾，如今卻變得如牆上那幅琉璃吊畫般，脆弱不堪。從前的對象，今天的戀人...對待兩人的情緒，如今連自己都再難捨割；或是說，正因昨天的她，他才會戀上今天的她...也許，他害怕的並不是她的來臨，而是面對二人的決擇。他自覺難再留在這煙霧瀰漫的現實，回首向後方的樂隊揮了揮手，徑自立起。結他把上的手握得發白，他回頭望向身後那飄揚的黑色帷幕；撥開眼前的一抹黑暗，他投入了無盡的漩渦之中。

她看着木紋上的繩結，末端仍沾染了點點淺淺的血花；她盯著那抹鮮艷，臉上卻沒有絲毫喜悅之感。水汪汪的明目投出的是不解，還有更多的惋惜；她又再想起那個午後的延續。

凌亂的講廳中，他倆身在喧囂的人群，緊扣的指掌有如牢不可摧的枷鎖一樣相連着；他騰空的手撥開如潮的人群，希望脫出這個擁擠的空間。忽然，不知何方傳來一聲呼喝：“把他給抬起來啦！”散亂的手從四方而來，抓緊那略瘦的左臂；下盤忽爾掠過的一陣陰風，逼得她後踏左腿；可那長臂只在她的腳蹠輕輕滑過，隨即緊握她身旁的小腿。交疊的人浪慢慢以她身旁的人作中心，衝擊着這寂寥的二人。“一！二！起~”相握的手忽然傳來無形的扯力，她不禁加上了手上的力度；可那纖細的臂膀終難敵這人群的力量，那緊扣的手終於從中裂開。看着手忙腳亂的他如詭奇的祭品般抬過頂頭，嘴角不期然的微微上掀；可失去了温度的手心，卻令她的內心泛起點點漣漪：

——有一天，死亡的爪牙也會如斯的把他從我的世界裏，完全給抹殺掉...

呆滯的目光移到一旁的電話；一幀合照在發光的屏幕中映照而來。他說過，不喜歡合照，因為自己不是個完整的存在；眼前的一幀，也是她半推半哄下的妥協。玩世不恭的微笑，和昨天那抹凶相，難以重疊；她那圈圈緊扣的漣漪，如今正以無以匹敵的程度，極速擴散：

——結果，連他也殘酷的，毫不留情的遺下我，孤身一人...

微抖的指尖在他的面容上輕撫着。忽爾振動的電話，彈出一串難以忘懷的號碼。她的手懸在半空，遲疑不決：

接聽？拒絕？

海平面遠方開始陰霾 悲傷要怎麼平靜純白
我的臉上 始終夾帶 一抹淺淺的無奈

你用唇語說你要離開 (心不在)
那難過無聲慢了下來
洶湧潮水 你聽明白
不是浪而是淚海

轉身離開 (你有話說不出來) 分手說不出來
海鳥跟魚相愛 只是一場意外

我們的愛 (給的愛) 差異一直存在 (回不來)
風中塵埃 等待竟累積成傷害

轉身離開 分手說不出來
蔚藍的珊瑚海 錯過瞬間蒼白

當初彼此(妳我都) 不夠成熟坦白 (不應該)
熱情不在 你的笑容勉強不來
愛深埋珊瑚海

十五、孤狼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g-E0ojfjYu0>

——接聽？拒絕？

她按下綠色的鍵。

“嗨，怎不覆我吶。在忙？”依舊的玩味，依舊的豪氣；話筒另一頭的他在幹着什麼呢？摟着結他？還是靜躺床上休閒的看書？

——或是，悶得發慌才撥出這通電話...

“嗯。有點累。怎麼了？”故作的平淡，在他聽來是否詭異？是否別於平常？——還是，他對我的熱情，早已沖刷得半點不剩？

“是嗎...真的沒特別？”溫婉的聲線留下了關心的再三提問；可她看來，卻似是誘導的陷阱，是圈套：

——不然，他又怎會在那時跑掉？又怎會現在才故作好心的關懷？

“早說沒事了，你煩不煩呀？打來幹嘛？”她故作愠怒，說出這尖酸的言辭...

——至少，你總該繼續追問呀...

“就問一下嘛，不用這樣吧...心情不好還是怎樣啊...你突然這樣又不回簡訊的，我就是擔心而已...你不想說就罷了。”慣常的讓步，相類的答覆...每次雙方有如此的僵局時，他總會硬着頭皮的哄她，安慰她——不管那是他的問題，還是她的過失。那事事遷就的性格，卻教她處處難耐；仿佛永遠都只有她的橫蠻任性，還有他的隨意：

——不對的，這不是我期望的...

她對着話筒的唇輕輕的顫抖着；抱着雙膝的手不禁抓出鮮明的五條白印；長絲下的眼睛不爭氣的擠出了點點淚光...她不甘心，為何如斯的付出只換來不平衡的回報，更不懂為何結局仍和從前一般。可她仍屏着號啕的念頭...

——只要是他，總該明白的...

“唉...到底是怎麼了？是不是惱我先走了啊？下次我不會了...拜託了，別這樣好嗎？我很難受...”

“難道我很想這樣子嗎？我也很難受！原來從前的人竟把我給比下去，難道我就好受了？你有否顧及我的感受啊？”

風暴過後，餘下的是一片死寂。他沒有搭話，任由這夜裏的沉默蔓延；她再難按捺，如雨的淚襟聲而下。她一直哭，一直哭...隱約聽見另一頭的喘息；可她已經再沒氣力再理會別人的感受：她很累了。忍受那飄忽不定的性情，那滴嗒作響的計時炸彈...一切的關懷，擔憂，她都已付出太多了。她真的累透了。

“果然你還在介意哩...抱歉，這是我的過失。我曾許下諾言，說我會愛上你。但看來，無論我是否達成承諾，也不再重要了。對不起，假如我對妳造成了任何傷害的話，我...衷心的向妳道歉。原諒這匹我行我素的野狼。”他略為遲疑，又道：“看來果如我所想，我沒有擁抱幸福的權利呢...感謝妳一路以來的關懷，愛護；我擁有了最美好的五個月時光。

對不起，再見。”

看前面 我忘記了是哪個夏天
你輕靠著我 飄散而過的落葉
為了誓言 讓時間延伸就像永遠
遲鈍如我 也感覺到的邊緣

又一遍 我忘記了是哪些事件
你言詞閃爍 原因當然不明顯
試著看見 讓時間倒轉回到從前

認真如我 有抓不到的邊緣

在想像的空間裡不斷徘徊
那畫面永遠明確
就算是閉上眼 也無法否決

我怎麼會讓自己捨身不斷涉險
你怎麼會對我的心不斷的拒絕
愛失去你的包圍
每次退後又錯過你的世界一點

我沒有辦法清醒應付新的對決
你卻輕易讓我的心委屈到極限
愛有了你 卻失去了我的一切
衡量你的心直線到我之間
沒有跨越的機會

十六、落隼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LgvBXXLC5AI>

——飛翔的傲隼，向名為希望的空中展翅，乘着逆風而起。蔚藍的天空，輕柔的白雲...從前的夢想，如今已成觸指可及的現實；撲面的微風，伴他在無邊的天際中來去自如。他感激那道鼓勵自己的輕風，也因此而情愫暗生。浴火重生的孤隼蛻去渾身的枷鎖，在每個半勾的月夜中傾聽誰的故事；可再輕柔的涼風卻未能渾然洗去那可恨的回憶...

——猶其那狂亂的暴雨毫無先兆的從天邊降臨...

他想起那幾近折斷翅膀的風暴；隱隱作痛的骨頭告訴他前方的危險。他別過頭來，拼命逃脫，只遺下微風在不堪入目的渾沌之中。在混亂之際，那陣熟悉的輕風化成其中的攻勢，毫不留情的吞噬眼前的雄隼。再次折斷的雙翅，傳來的痛楚卻更顯鮮明。闔上的眼睛，無力的指爪，伴隨傷痕累累的身軀，旋即而下，直墮地面。

夜。

第二個，沒有她的夜。

靜躺在床，口中唸唸有詞。除了如絲的呼吸和略為跳動的指頭，他和棺木中的逝者幾近相同；門外探來一雙不再年輕的眼睛。隙縫稍被推開，眼角的皺摺更顯突出；略尖的面容，隱約透露出陣陣英氣；眼目投向床上那脫線的人偶，口中輕嘆，原本放聲的念頭隨着輕掩的門一同離去。心中的絞痛如同重槌一同敲在他的胸前，一陣陣窒礙的氣息困在身體深處。房外的光明忽爾熄滅，隔壁的床褥吱呀作響；埋在枕頭的眼如伏擊中的狩獵者，機警的四圍張望。僵硬的手足按着床板而起，拖曳着沉重的腳步走往外頭。拉開雪櫃的門把，他探手於夾層中的隙縫；腳掌印向把手，右手拔開木門的鐵柄，揚長而去。

推開沉甸的木門，天台的風乘着花芳吹拂臉龐。他抓着瓶頸，右手往瓶頂一揮；扁平的蓋子旋飛而出，越過欄河，直墜街心。他左手往嘴唇一送，幾滴金黃的苦艾酒在唇角溢出；他依在欄柵，交疊的手臂猶自抖震。他摸着後袋的異物，口中翻騰着甘醇的生澀。再苦的酒，也比不上手中那微皺的信封：不再黏稠的漿糊仍貼着點點紙屑；撩亂的墨水在一管白紙上寫下一串串行雲流水的軌跡。他沒有仔細閱讀其中的內容——自己的狀況，從來只有自己才清楚不過。他兩指夾着酒瓶，騰出三指抓着末端；另手撕出一條又一條的裂痕，直至指頭再沒法抓住那細微的碎骸。欄柵的燈火，低鳴的吠叫，漫天的信箋：看着從中斷裂的“3months”，他又再灌下大口的艾酒，眺望璀璨的夜空：

——死神的勾鎌過去，又是否會迎來明天的晨曦？

讓我愛妳 然後把我拋棄

我只要出發 不要目的

我會一直想妳 忘記了呼吸

孤獨到底 讓我昏迷

如果恨妳 就能不忘記妳

所有的面目 我都不抗拒

如果不够悲傷 就無法飛翔

可沒有夢想 何必遠方

我一直都在流浪

可我不曾見過海洋

我以為的遺忘 原來躺在妳手上

我努力微笑堅強
寂寞 築成一道圍牆
也敵不過夜裡 最溫柔的月光

十七、歸根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rhb63DpYeX4>

午後的陽光，泥黃的地磚，如雨的汗珠。他挽着幼長的手柄，單足立在灼熱的平台上；另腳屈曲而站，抵在身後的牆壁。他隱於黑暗之中，連着披風的兜帽掩蓋那不見天日的雙目。手心失卻那固有的溫度；冰冷的指掌不禁把披風扯得更緊。他的眼眸中，既沒憎恨，亦沒悲傷，只騰下了無感覺的冷清。他看着左手的腕錶：約定之時早已流逝；掏出鐵鑄的方盒，指頭彈起橢圓的硬糖。舌尖靈巧的乘着下墜的勢道，回捲而至；久違的清爽和甘甜刺激着他的味蕾。他沒有期待的意味，平靜的留在原地，沉默恭候。他甚至沒有重覆確認的念頭：倒帶的遙控器，沒有失而復得的機會。

他揮舞着大刀，在目不見指的空間拔足狂奔；厚背的單刀無情地劃過眼前的虛空。他紊亂的呼吸伴隨眼前的嘶叫，起伏不定；沾滿血痂的刀柄仍緊緊的把握在手。尖鋒崩進前方，飛快的步足忽爾踏空：他一頭栽進萬尺迷霧之中，每寸肌膚仿佛被連環的利爪劃過；手上的刀柄早已不知所蹤，他四指突出，來迴的在眼前揮舞；那下墜之勢卻猶見明顯。眼前忽爾閃來一抹刃光；他曲起雙臂，抵住那抹彎刃的軌跡。可那鎌刀卻如入無物，仍跟從那原來的路徑直抹他的頸項。恐懼油然而生，他口中不禁放聲驚呼：

“啊！”

雪白的天花。

轉動的風扇。

濕透的襯衣。

“是夢...”他喃喃自語。他褪去濕透的上衣，赤裸的躺在床的一角；拉開床頭的白簾，窗外甘露紛飛。無數的雨點落在窗前，奏出動人的交響樂；他翻身而下，凝視着几上的手機：早已完成的短訊一明一滅；他伸出微抖的指尖，在刪除和送出間來回。他閉上眼，輕碰屏幕的右角：

“正午時分，老地方。”

他轉過背，壁上的腿微微一蹬；梯級上映出了修長的陰影。回眸一看，卻見相約的人探頭而來：高筒的布鞋，白皙的長腿，鮮艷的上衣...曾經熟悉的身影，今天再次呈現。她微喘着氣，紅潤的唇輕呼：“等了很久？”他別過頭，向上眺望；右手褪去帽兜，連同那抹冰霜一同洗去。淡然的容貌，輕柔的聲線道：

“又見面了。”

再見了 背向你 眉頭多少傷悲
也許不必再講 所有道理
何時放鬆我自己 才能花天酒地

抱著你 我說過 如何一起高飛
這天只想帶走 還是你
如重溫往日遊記 但會否疲倦了嬉戲

天氣不似預期 但要走 總要飛
道別不可再等你 不管有沒有機
給我體貼入微 但你手 如明日便要遠離
願你可以 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
當世事再沒完美 可遠在歲月如歌中找你

十八、浴火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W4EEUPoUWs>

鈍鋼，不經青焰燃燒，重錘鑄鍊，不會成為削鐵如泥的絕世佳品；巨禽，未曾以火作浴，以血作畫，無法成就舉世聞名的鳳凰之軀。當世人皆以此為自勉之時，他卻經常以之為戒：

——假如你能熬過萬劫千酸的話...

他喜愛逃避。學業、人倫、健康、生活...但凡不如意稱心，他總挖個深坑，一古腦兒把它們埋葬；他知道，即使有力量和精神去應付問題，傷痛總不免隨之而來。與其付出過後得到不知為何物的回報，不如由一開始就撓起雙手，學會努力放棄；唯有如此，才能完全的辟去創傷的來源。只是，歷盡百事的他卻慢慢學懂了一件事：即使你如何避卻，有些事總要面對，總會令你受到傷害...

——即使那是你如此懼怕，如此膽怯...

他慢慢從地上的的駝鳥，蛻變成空中的飛鳥，勇於面對風暴，一步一顛的走進風眼的深處。在撥去最後的迷霧過後，寧靜的風眼正恭侯他的光臨；從此昂首，烏雲的漩渦中露出了日光的照耀。在聖光的沐浴之中，心中不期然想：

——再渾沌的風暴，總有平靜不已的安穩。

是多久沒有和她如此並肩而行呢？一個月？兩個月？他記不清——從那天起，他的人生只餘下酒精，還有馬桶。他幾近能數清水漕裏的波紋，還有深啡的嘔吐物；每次抱着瓷磚，吐過不停，喉頭傳來陣陣灼痛...卻仿佛讓他從中一洩心頭不快。浮沉的穢物中，還帶着半點腓紅的血花；他卻渾然不覺，只顧無間斷的喝了又停，停了又喝...如斯頹廢的生活卻因一次愜意的日營而瞬息中斷：同袍好友藉著悠長假期，邀約他前去離島相聚，一洗日積月累的疲憊。他原已說到唇邊的話，卻因眼前那個熟悉不已的稱號而硬生吞入腹中；如今，他卻再次與她肩並肩的走在繁華鬧市之中，心裏不禁慶幸。可眼前人卻冷若冰霜，絲毫沒有交集的意欲：

——果然還是被討厭了吧...

月台之間的通道在剎那間充斥了人群，如潮的人流絡繹不絕；他翻過指頭，捉緊那瘦削的手腕。才剛捉緊，如魚般滑溜的臂掌卻靈巧的脫出他的指縫；他隱去那抹無奈的微笑，和她雙雙步入灰暗的車箱中。在一波又波的人湧之下，他好不容易才佔據那片細小的角落；她遲疑了一會，最終還是踏進了他的前臂之間。繁華之中，他倆仿如不屬塵世的存在，猶自投向不同的方向。秀髮的芳香在他的氣息中漂揚；他心頭盪漾，蒼白的唇不禁靠得更近，更近。在前送的一刻，原來吻向嘴唇的軌道卻偏離了目標，停在左耳的上方；乾燥而龜裂的唇呢喃：

“我不知該從何說起；但再多的藉口，也彌補不了從前的過失。我不打算在此低頭認錯；那些不美好的，就讓它留在過去吧。今天，我只想衷心的說一句：

回來吧，然後和我重新拓展未來，好嗎？”

成長等於不要獻醜 成長等於需要放手
難以避免事過境遷 轉身一切已沒有
明知勉強亦未能維繫 莫非一生一世
衷心祝福你我都能看開 別盲目控制

就算再吻一次亦難避免 嘴邊只感受苦澀
遺憾是越努力捉緊這碎片 越難令它重現
就算再說一世的經典 這種感覺仍可改變
請不要再悼念從前 講分手不必講再見

十九、再起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kTYk3wEXUyE>

銀燦的鐵門，映照出矇矓的彩影。她依在冰冷的牆上，眼看着前方的一片模糊，如像她看不清的未來。又再拾起了袋中的手電，她盯着發亮的屏幕，正自發呆；簡潔的七字，卻在她的心裏掀起來回不斷的波瀾：

正午時分，老地方。

她早已知道他倆終究要在此相遇，也明白該是時候就此劃清界線；她早已準備了完美不已的琉璃面譜，在那不久的將來，死命的把它鑲嵌在面上。計劃一直如此完美，她甚至準備了各種應對的方案；可一句直截了當的話，卻讓她殺了個措手不及。她還不肯定該如何面對這個曾經親近的故人：

——我曾如此傷害他，他到底還想怎地...

驟降的數字，如同她的心頭一樣，沉淪不已；耳畔傳來輕輕一聲。門間的縫隙，柔和的陽光如同母親的手般，輕撫她的臉頰；她推開玻璃的重門，步向明媚的午後；斗篷下的陰影還沒看清，卻已迴身而去。微步化成大邁的足腿；及時到達的足伐，她輕呼：

“等很久了嗎？”

他的胸膛，一別仿如隔世；本已瘦削的身段更顯脆弱。蒼白的臉頰了無血色，鎂光燈下更現倦意。人潮中，他如逆流而上的鯉魚，頑強的抵抗着一波又一波了無中斷的衝擊；幾次近乎跌倒之際，與生俱來的步履在毫忽間支撐身體。她不忍看着他的狼狽，視線投向窗外的景色：綠林，藍天，白雲...如詩美境，她卻無瑕細賞。濕熱的鼻息不經已的靠近，那熟悉的溫度倏然而至；她卻了無反應，僵硬的身體只能如木樁一樣立在原地。蒼白無色的唇卻湊向耳畔，細語一番。還沒聽畢，濃厚的淚意卻從四肢，從內心，一湧而至；她緊泯紅唇，那眼淚竟在眼眶中來迴盪漾，不至掉落。那雙粗糙的手仔細的為她拭去淚滴；可那從前的輕柔卻了無蹤影，只餘下那不安的抖震。她撥開他的手，淚痕依在的眼目卻無有所怖的直視着他；略啞的聲線在喉頭道出不能動搖的答案：

“對不起...我想，我還沒有準備好，和你再走下去。”

回憶的片段至此而終；她站在空曠的月台上，等候那急襲而至的灰銀蟒蛇。一陣狂風掠過她的跟前；她捉緊頂上的帽子，抵抗着散亂的強風。那僅餘的迷惑也被之沖去，騰下堅定不已的眼神；車門隨着巨響而開，她啜呼着悠長的氣息，踏步至略暗的車箱之中。一步一緩之間，心中的意再也明確不已：——就讓我在此時此地，迎來最後的終結吧。

生活 其實旨在找到個伴侶

面對現實 熱戀很快變長流細水

可惜我 不智或僥倖 對火花天生敏感

不過 兩隻手拉得太緊

愛到過了界那對愛人 同時亦最易變成一對敵人

也許相愛很難 就難在其實雙方各有各寄望 怎麼辦

要單戀都難 受太大的禮會內疚卻也無力歸還

也許不愛不難 但如未成佛昇仙也會怕 愛情前途黯淡

愛不愛都難 未快樂先有責任給予對方面露歡顏

得到浪漫 又要有空間

得到定局 卻怕去到終站

然後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達 又擔心 有人看不過眼

二十、序章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KGRw9OYipsg>

暗淡的燈光。

絡繹的人浪。

連綿的屏風。

冒煙的茶杯，在她的跟前築成一道無型的牆壁；彌漫的絲絲輕縷，為她罩上了一抹揮之不去的障礙。沒有半點交集的空氣被凝在冰點的溫度；他倆仿如那天的對座中，作為獨立的個體，正自存在。他翻動手上的餐牌，她梳理頂上的烏絲...一切一切，都回歸於那天，那還未編寫故事的那天。他點完了自個的餐點，二指一翻，侍應的圓盤上平添一書輕紙；兩手交叉於胸前，終究難敵眼皮的重擔，黑眸隱沒於昏黃的光線中。她禮貌的向身後的侍應點了點頭，手上的餐牌亦向之遞去；頷首的侍者接過餐牌，踏着平穩而標準的步伐，漸步遠去。她又再撿起桌面的手機，沉首；斜睨的雙目盯着對座的他。她忽然想起那次偶然的重遇：相對的座椅，魅惑的藍燈，昏睡的人們...她細看他的睡容，卻赫見跟前的人仿如隔世般陌生：緊閉的眼簾，浮腫的眼袋，蒼白的唇邊，凹陷的面頰...沒有從前的那份平淡，凌亂的鬚渣只添上了俗塵裏的滄桑。走馬燈的幻彩從眼前掠過：吧枱的高櫈，溫熱的咖啡；閃耀的舞台，病榻的寂靜；湖畔的朝霞，漆黑的房間...一路走來，他倆跌跌碰碰，歷經風霜才走到如斯的地步；如今，卻只因片言隻語而毀於一夕。他在這段苦心經營的關係上，總擔當妥協的角色；事凡大小，皆由他去調和。再三的遷就，卻令她忘記了本來的初衷：

——那就讓我改變，然後令你愛上我...

但如今？他甚至放下自己的尊嚴，為求換來不再遺憾的結局；但她仍對安然留下的座位感到恐懼。交雜於心的悔與恨，令眼前的白霧變得更為濃密；她伸手撥去團團阻滯，他的面容依舊不清。失卻的距離感令她難再伸臂而及；她離座，長臂終究觸及隔岸之人。臉頰出奇的幼滑，來回的指掌劃過一條又一條無聲的路線；不知何時鬆縛的右手，如鳥啄般輕咬她的右腕，動也不動。她不再躊躇，堅定的眼神在眼簾的閉合下被所隱去；無聲的淚滑下她的臉龐，她抱緊他的頭項，交纏的舌尖仿佛在訴說鬱藏已久的話：

——就讓我在此時此地，迎來最後的終結，譜下全新的序章吧。

一直覺得平凡普通不夠好

祈求驚世故事給我遇到

才令往後覺得自豪

直到當天遇上他

成為他掌心瑰寶

虔誠的與我傾訴

還預告 願意跟這一位終老

當時無知 傻孩子 無疑心 有夢兒

無名指 看著他 真心至此

便覺得美麗年華就快要開始

連密友亦真心相信

能同好 能同憂 無瑕的 這婚事

為何給那些誘惑蠶食了

害我不敢見人

誰狠心至此

這是我的非凡人生嗎
一次又一次凌遲的愛 比死更差
平白無端想起一個人
不覺 原來眼淚已亂爬

可以穿過傷痕重生嗎
路上那倒影仍然是他
經得起這場劇痛
總有些安慰使我痊癒是嗎
但我經已付出一個天價

二十一、冰刀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werK8KXMIcQ>

他牽着熟悉又陌生的掌，緩緩的走上闊偌的梯級。相互緊扣的長指，仿如精密的構造，固若金湯；兩人了有默契的踏着同樣的足步，一路而上。身旁忽然映來光亮，他別頭而看，一抹刀光從髮根閃逝；他迴身避走，一肚子的謾罵正待傾盤而出；卻見刃風過後，根部連着的是一雙奇裝的皮靴。呆滯的目光送去攘往的人群，他徐步而走，遺下了滿腔怒火於來往不絕的鬧市中。地上的瀝青有着點點水窪，腳底輕而掠過；那點點的浮潛之力，卻教他聯想起腦海的片段：刀鋒，與夢幻的從前。

他倒提着漆黑的皮鞋，雙足艱辛的在膠質的黑膠板上舉步為艱；抖動的足踝努力尋找那平衡的支點，卻似是不得要領。玻璃後的世界似如天國一般雪白，場上的皆是自由奔馳的天使；相比之下，他卻像誤入仙境的凡夫俗子，在天神跟前惶恐不已。她亦仿佛當中一員，在萬里之外騰雲駕霧，好不逍遙；他依着牆，左足踏上滑溜的白雲。奇異的觸感從腳掌傳來，他大着膽子，踏上仍在凡間的另一腳；雙腳本能的撐開，足跟前後傾斜，不斷尋找支撐的力點。甫接觸冰面，刀鋒不經已的陷在冰面之間；拔足而起，單腳卻不再維持那穩健的馬步，宛如巴別巨塔般，從根崩潰。腋下傳來一陣推力；他回頭一看，卻見她正好趕及，從旁撐扶。“還可以吧？”她如是問。他點了點頭，雙手攀着牆身，緩緩立起；她滴溜溜的轉了半圈，道：“你再試試看，我先轉一圈。”踏雪無痕，她又再遠去。他維持平穩的呼吸，重整旗鼓；刃首三吋的鋸齒刮在平滑的冰面，左腳向前平推。餘力未逝，右腳又已向側滑出半毫；交替的步伐，推動他從牆角緩慢前行；冷不防後方衝來如影的刃面，不偏不倚的敲在足跡的關節。腕上傳來一陣酥麻，他向後一傾，背脊結實的倒仆在冰上，激起點點雪花。他就此躺臥，目光尋找她的存在，卻不知所踪：

——結果，還只剩我一個人...

回歸現實，眼前的風光早已變成熟悉的長梯。她早已離去，回其歸宿；踱在無頂的漫漫長路，他沒有半點復合的喜悅...剩下的，只有那躺臥在冰，看着鎂光的情景。交集的情緒，濕潤了他的眼角；手背拭去那晶瑩的水滴，搖了搖頭，又再踏足拾級。飄於風中的淚滴，印證了他的軟弱；它徐徐墜地，破裂，消失於初夏的某個夜裏。

一起過 幾多開心也好
分手了 又是另外一套
心傷了 只想促膝痛哭
怎傷也 不可給看到

公司裡 喧嘩聲給最多
聽筒裡 嚷着去酒吧一趟
來慶祝我單身不要多講

從小都知道 男人怎可哭
如今竟裝作不到

現在已夜深 難將哭聲收細
平時大男人 還強裝都枉費
努力去假裝清醒 難堪都不出聲
回憶卻未流逝

在恨我自己 還要故作冷靜
給傷了的心 還作出這反應
天色已漸明 哭聲卻未停
怎一覺睡醒

二十二、破空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L886UWW6UV8>

——他半傾半坐的倒在略闊的座椅上，闔上的眼睛透露絲絲倦意；雙腿上方安放著長身的單肩袋子。悠長而平穩的鼻息宛似起奏一頁又一頁安詳的樂章，和應著窗外的綿綿紛雨。落地的玻璃窗上，沾有點點圓穎的水滴；從截然不同的室內放眼，卻見黑夜的月暗淡無光。白色的大鳥此刻安詳的坐落濕潤的跑道上；揭開的機腹迎來絡繹的人潮：鮮紅的指揮棒，在大漢結實的臂彎中來回起舞，化成兩團艷麗的雲彩；橙黃的指揮車，在濕滑的柏油路上飛馳，水花隨著旋動的方向盤四濺。他抽起腿上的袋子，左腳離地，在跟前架起了慣常的二郎腿；翻在手中的藍皮護照，是喜悅，也是閒愁。遠眺不知在何的勾月，他合上了手中的本子，回到了萬丈雲霄之中。

他站在月台上，看著滿滿的人潮絡繹不絕。金黃的陽光如水銀瀉地；他翻看腕上的手錶，耳畔的廣播伴隨踏過路肩的步履響鬧著，卻只教他更生煩躁。他四周環顧，卻不見約定之人。手機忽然動了起來；他隨手一拈，放在耳側；她氣喘如牛的說，他們來晚了。他沒再多說，只遺下輕輕的一句“快一點”便掛了電話。她忽然對樂隊的事業滿腔熱誠，固然令他喜出望外；可坐談而下，方知是她的男性好友聳湧所致。他依然的故作平淡；可心裏總禁不住的戚了戚然：

——看來，一句朋友的話，抵過我的十遍說教哩...

時間總容不下更多的苦悶情愁：只因他們已從遠方奔來；他把電話連同傾瀉的郁悶，一併收到後袋之中。

嗅著熟悉的木香，狹隘的房間裏充斥著回盪不已的聲響；他從地上撿起一把結他，兩手一分；那軟趴地上的電線仿如活物，靈動的插在兩頭的音源電孔之中。左手從銀包的暗格中彈出三角狀的撥片；右手從空一抄，三角的一端早已夾在食、姆二指之間。右手的上下撥弄，左手的來回按捺，一段耳熟能詳的前奏在房中徘徊：

揚帆時 人潮沒有你
我是我 和途人一起
停頓時 在你笑開的眼眉
望穿秋水之美

這個多月的重聚，褪去了那份原有的熱情；他勸戒自己：是時間的歷煉，讓他和她，在理性與激情間歪斜了天秤。然而，在深思過後，似是得來不同的答覆：

回程時 浪淘盡了你
任背影 長睡著不起
留下我 在糞土當中
翻檢背囊 直到拾回自己

掌心因此多出一根刺
沒有刺痛便懶知
就當共你 有舊情沒有往事

過分的遷就，是否釀成如斯田地的罪根？他不知道。他從鏡中的倒影，再也找不到原來的容貌；分開過後，他才赫然發現：原來自己早已把她納入了生命之中，甚至為她而活；然而，那傷痛的後患，是

否仍留在掌心，如那根倒刺一般，揮之不去？

如煙 因給你遞過火
如火 卻也沒熔掉我
回望最初 當喪失是得著可不可
可痛若驪歌 樂如兒歌
像你沒來過 沒去過

他不想再留下來，黯自傷神；緩緩的解開胸前的繩索，放下手上的重擔。他輕帶開門，沒有一句道別，遺下了她和一串又一串疑問於那海綿的房間之中。

“請前往羽田機場的旅客儘快登機...” 廣播將他從九霄雲外扯回現實；他揉了揉眼，拉起腰後的過膝大衣，挽着大袋，步向登機的隧道。服務員仔細的為他撕去機票一角；他隨手接過，單手將紙卡握成團球，連同最後的憂愁，後手拋向眼前的垃圾堆中。劃着孤線的軌跡，紙團落在深不見底的桶蓋之下：

——與其妄自擔心，不如順其自然，隨風搖曳就好了。

如花 超生了沒有果
如果 過路能重踏過
就當最初 是碎步湖上可不可
不種下甚麼 摘來甚麼
像我沒來過 沒去過

二十三、瀛遊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_C-MwjH6laM

頸上掛着略長的帶子，連着的是那漆黑的照相機；環顧四周，喜慶的氣氛在人群中熾熱而起。眼前的世界，仿似不熟悉的空間：斑斕的裝飾，四起的喧鬧，擁腫的角色，不斷的訕笑...反光的鏡頭下，紀錄了他身旁的點滴。他愛從遠處拍攝這不屬自己的觀景，似是不屬塵世的鬼神，從陰影的角落裏察看這世間的一切。可愛的卡通人物，頂着黃色的大肚子，牽着腰側的孩童緩步而至；頂上的開篷車箱，滿載人們的尖叫，仿如走進無底的蟲洞一樣穿梭時空；純白的餐廳中，那高挺的外國老人，抖着手的撕下麵包屑，拋向身旁的大群麻雀之中...快門的閉開，寫下了無聲的電影，與同他所見所聞，一同緝錄成詩。他還是獨愛兩張隨意攝下的歷程：黃昏的暮色之下，金黃瀉地；半邊赤紅的夕陽，沉落在連綿的山脈之間。那燦爛的光影，映在一雙傴僂的老人身上，相互扶持，相互依靠。人並非群眾之物，原非因彼此而生；然而，在相遇相知過後，人卻因而害怕孤獨，寂靜。不完美的遺憾中，人卻學會了珍貴的情感；即使如照中的艷陽一閃即逝，我們也學懂了珍惜。另幀則是夜空的堡壘上，閃過燦爛的點點烟火；不規則的花蕊，在空無一物的夜裏盛開，凋零。起落無常，生滅有時；炸裂，消散的烟火下，人群起鬧而烘，然則那手執攝器的遊者，卻記下了洋溢的喜慶，自己擁有了黑夜中，最孤，最寂寥的一個角落。

他從冒煙的熱中抽出身來，四濺的水滴在半空中蒸騰；他拉下身旁的巾，在身上的每吋來回拭抹。略現的肌理在瀰漫的空氣中忽明忽滅；赤裸的雙足平穩的拾步前行。他閉着眼，仍陶碎於那陣陣飄香的硫磺之鹹；外孤的步伐，卻引領他跟從地上的麻石裂縫，穩然前進。他略睜開眼，點點水滴從眼眉之間墜地；右手探向前方的開關，扭轉那略緊的水閘。溫熱的暖流從頭而至，他以足為軸，背對着不歇的水柱。他沒有絲毫活動，在沖擊之下昂然而立；滿身的疲倦與勞損仿佛被這迎頭的水流洗滌得一乾二淨。反手按下活門，如潮的潺潺水聲逐漸遠去。他拉開木造的板門，矮膝而步，穿過略小的門框，揚長而去。

徹夜難眠的晚上，她總愛拿起手電，或許送出片言隻語，或許一撥通話，她總能找到依憑的靠攏之所；可今天，再多的簡訊，電話，也仿如無底洞中的吶喊，沒有絲毫回音。她不心息，又再按下綠色的“撥打”字式；長響的電音，如一記又一記沉甸的重槌，毫不留情的把她一次又一次的擊垮在地。她收起手上的電話，放下滿腔的思念遠眺窗外的明亮圓月：
——此時此刻，你我又是否位在同一星空之下，思念着對方的不存？

用你的早安陪我 吃晚餐 記得把想念 存進撲滿
我 望著滿天星 在閃 聽牛郎對織女說 要勇敢

不怕我們在地球 的兩端 看你的問候 騎著魔毯
飛 用光速飛到我面前 你讓我看到北極星有十字星作伴

少了你的手臂當枕頭 我還不習慣
你的望遠鏡望不到 我北半球的孤單
太平洋的潮水跟著地球 來迴旋轉
我會耐心地等 等你有一天靠岸

少了你的懷抱當暖爐 我還不習慣

你給你照片看不到 我北半球的孤單
世界再大兩顆真心就能 互相取暖
想念不會偷懶 我的夢通通給你保管

二十四、歸心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JEsO5nfX8Tw>

她穿着那襲新穎的長裙，步向門外的走廊；不疾不徐的腳步，似是訴說着貫徹的從容。她沒有回頭，可背後的涼意早已冷徹入骨；抖震的指掌在胸前交叉。回眸的一剎，年華老去的面容一面疑惑的望向門後的半抹倩影；她報以淺淺一笑，目送那曾經雄壯之軀，掩於門後。滿面喜悅的笑容瞬息化為緊張不已的情緒，堅定不移的眼神剎那間軟化；她趕緊逃進那狹隘的昇降機裏，一時難以平復的情緒在心中泛起無數暗湧。她一邊瑟藏在冷冰的一角，一邊黯自傷神：近月來，父親的懷疑日漸而生，全因她和他相處之時日益而增。她故然明白他的隱憂內患：失去過後，人總希望學懂好好珍惜。患得患失的她固然希望維繫這失而復得的情感；可同時，她亦遺忘了家人的關懷。她並不清楚父親的懷疑因何而生，為何而起；但那不滅的情感卻毫不保留的刻在深摺的皺紋之上。她不禁對眼前的境況深陷泥沼：父親的愛，男友的情...她沒法再從中抽身而去；洋溢的不安，隨着那徐開的電門，捲雲而至。

泛藍的吧枱。

金黃的醇酒。

隻影的高櫈。

他看着酒保來回的調弄，仿似觀看一場免費的默劇。獨腳戲在鎂光下盡力演出；再熱再亮的故事，此際只能在寂無一人的舞台上傾力演出。他忽然對酒保的個人秀感到憐惜：如斯精彩的渾身解數，卻只有獨個兒在台下的自己努力鼓掌。他難免把自己的情感與之交疊：曾經刻骨的純愛，如燈蛾撲火般，自取滅亡；從已逝之情突然檢回相愛的片段，他小心翼翼的拼砌那些失落的碎屑。可無論他再怎麼努力，散落的圖案總缺去一角；灌注的感覺再怎濃烈，總從這崩壞的破損中點滴流失。酒保端來一杯高腳的深腓，放於跟前；他拈着杯子的底盤，搖晃的血紅瑪莉中，上昇的泡沫連綿不斷，爾後於水平之上逐一破裂。他忽爾想起第一次的約會：暗啞的房間中，他吻着她的唇，耳畔響起的那首旋律：

美麗的泡沫 雖然一剎花火

你所有承諾 雖然都太脆弱

但愛像泡沫 如果能夠看破 有什麼難過

早該知道泡沫 一觸就破

就像已傷的心 不勝折磨

也不是誰的錯 謊言再多 基於你還愛我

相愛的把握 要如何再搜索

相擁著寂寞 難道就不寂寞

愛本是泡沫 怪我沒有看破 才如此難過

在雨下的泡沫 一觸就破

當初熾熱的心 早已沉沒

說什麼你愛我 如果騙我 我寧願你沉默

——是否，我們的關係，已淪為如斯泡沫，一觸即逝？

他舉杯而盡，捧起腳旁的行李箱，推開最後的一道縫門，步入陰風陣陣的街心。

北風毫不留情 把葉子吹落 脆弱的她選擇了逃脫

葉子失去消息 風才感覺寂寞 整個冬天 北風的痛沒人能說

翻開回憶角落 完美的生活 以為幸福都可以掌握
仔細回味當初 那個故事背後 原來是我 犯下從沒承認的錯

我從來沒想過 我會這樣做 從來沒愛過 所以愛錯
我從哪裡起飛 從哪裡降落 多少不能原諒的錯卻不能重來過

二十五、傾城

建議搭配服用

<http://m.youtube.com/watch?v=lc8zxbL-lqo>

習慣。很常用的名詞。因為常做，所以習慣。習慣聽，習慣說...一切的習慣，皆由平日的行為所生。人不會理會那是好的，壞的，只要習慣了，就難再戒除。他習慣了和愛人牽手的日常，她習慣了枕伴有郎的清晨...每個人總有習慣的人，習慣的事；你從不會懷疑，那會有消逝的時候。因為習慣，所以理所當然。在你習慣之前，先提出這荒謬的問題：假如有一天，你失去了習慣的權利，又是否能仿如了無生事，如常的過活？倘若你能夠，那言之喻為習慣的習慣，又是否你人生裏的“習慣”？

她掀開房門一角，滿帶淚痕的眼睛從門縫裏偷偷張望；外邊仍不時傳來陣陣吶喊，在那片狼藉之中聲聲入耳。傾倒的沙發，破爛的燈泡，偏地的木屑...暴風過後，迎來的是遍野荒蕪。外頭的身影仿似狂飆的巨獸，在寂靜的深夜裏，放聲咆哮；她從未目睹如斯暴怒的他：不再年輕的眸裏，幾欲噴火。溢出的怒意，築起不可侵犯的無形氣牆；她輕輕扭動把上的鎖頭，迴身靠背，倒在沉甸的木門前。她輕撫臂上的瘀青，陣陣刺痛在意識迷糊間捲席而至；幾近昏厥的神智，在堅強的意志下保留一絲清明。她撿起手旁的手機：送出的簡訊，也許早已一去不復返。

他的姆指帶著失卻的靈動，在屏幕上來回滾動；他細看每張曾經的截圖，每段曾經的對話...他收到那則短訊之際，指掌正好在黑白的鍵位上來回敲打，奏出的是發自內心的樂章：安詳，愉快，幸福。聽到那提示的音階，他沒有停下來的意欲；那副滿足不已的面容，仿佛那天浸泡在溫熱的泉水之中，平和而無念。他的指尖在鍵上按下最後的片段後，仍懸在半空之中，享受那剩落的餘韻；可如今，他卻被滿腔無奈，不捨，還有更多的情緒，充斥着內心的點點空狹。她的獨照，燦爛的笑容；兩人的合影，愜愜的臉頰；雙互的對話，溫馨的謾罵...習以為常的事，原來在他的指縫間，如砂一般，悄然消逝。他失去了愛人的權利，同時也遺漏了被愛的資格。原來在掌心裏珍愛的關係，卻在此時此刻，正式宣告了終結。他以為自己會因而悲傷，可他現在卻渾然無感；腳步仍舊穩若泰山，情緒仍舊靜如止水，他拾起了腳旁的結他，唱出他和她的最後一厥驪歌：

熱情就算 熄滅了
分手這一晚也重要
甜言蜜語 謊話嬉笑
都給我一點 不要缺少
話題盡了 也不緊要
吻我至淒冷的深宵
繁華鬧市 燈光普照
然而共你 已再沒破曉

她的離去，如晨曦的露珠，沒有先兆，沒有痕跡。她徹底的消失在他的世界裏，沒有遺留下半點存在的證明。嘴角不期然的戚動，聲線不自覺的哽咽；他知道，他並非因而悲傷：可能，是心有不甘，可能，是無可奈何；但那絕非為她而流下的淚。他知道的。

紅眼睛 幽幽的看著這孤城
如同苦笑 擠出的高興
全城為我 花光狠勁
繁華盛世 作分手佈景
傳說中 癡心的眼淚會傾城
霓虹熄了 世界漸冷清

煙花會謝 笙歌會停
顯得這故事尾聲 更動聽

他沒有為此而失控，為此而傷神。既有始，焉非有終？他明白的：他和她只是過客，是同路的陌生人，就如那夜的車箱裏，她擁着他的胸膛而哭。他倆，不過是不甘寂寞的同路人，為此而殊途同歸。他明白的。

紅眼睛 幽幽的看著這孤城
如同苦笑 擠出的高興
瓊樓玉宇 倒了陣形
來營造這絕世的風景
傳說中 癡心的眼淚會傾城
霓虹熄了 世界漸冷清
煙花會謝 笙歌會停
顯得這故事尾聲 更動聽

曲終。人散。他放下手上的結他，腳跟挑起地上的袋子。他把那絲僅如的思念，連同滿腦的回憶，放在這漆黑一片的結他袋裏。他帶上房門，撿起櫃裏的一雙破舊跑鞋。他綁緊了鞋帶，邁足前進。臨別之際，回望暗夜中的房子，那屏幕發出的光，格外耀眼；他伸手去拿，半途之際，他卻搖了搖頭，狠下心的帶上沉甸的木門：

——抱歉，但我仍不能微笑着離開。今夜，只有今夜，請讓我留下這份愛你的思緒。
眺望天邊，繁星中落下了一點燦爛的光芒。他拔足而跑，步向遍地楓黃的夜色之中。